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始豐稿卷八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范　墉

非舉其本原也葢本其枝派占籍之地而識之也禮有大宗小宗以明本支趙氏之系浚儀其本原也是之謂大宗枝派散處如在崇德者特小宗耳此崇德趙氏世譜之所以作也按譜朝散府君生承事郎昌化縣丞崇宋承事府君生通直郎僉臨安府判必表通直府君生朝奉郎廣東經畧司主管機宜文字良珂朝奉府君值宋亡元初軍前承制遥授同知州事傳序至珪凡十有一世云宋氏之制設玉牒之官以序同姓其為書既第

始豐稿卷八

明 徐一夔 撰

序

崇德趙氏世譜序

崇德趙氏葢宋太宗之系自金紫光禄大夫諱善某生朝散大夫知臨安府汝能以贅居崇德因占籍焉朝散府君之十世孫珪作為世譜而謂之崇德趙氏世譜者

五服之戚疏爲屬籍又疏其官爵功過生死及男若女爲類譜又推其所自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又考定世次分枝別派而歸於本統者爲僊源積慶圖其法可謂備矣夫自經畧府君而上其世次名位當在玉牒宋社既屋圖籍皆遷而北子孫不可得而見珪懼其久而失實也自其已推而上之至于金紫府君而止定爲崇德趙氏世譜嗚呼玉牒亡而世譜作固其宜也如譜所序按而考之經涉三代五世在宋六世

在元其在于今則珪之世也在宋者伯叔子姓佐縣典郡比肩接踵蓋光顯矣闕元未見有名上三銓秩登百石此足以驗運去物改雖宗室之系不過為庶亦足悲也今天子奄有四海立經陳紀以貽萬世獻言者以為國家宜取法宋一切用儒上頗遵用其言首崇學校以為儲材之地而珪之伯仲方以俊秀選為諸生有祿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在茲乎珪持譜請序予既本其家乘之懿列于首簡併以

予所望者俟之

送郭孝廉還廬陵序

廬陵郭珵孝廉人也其父號學顏先生負奇氣頗精地理學好游覽名山川至正中委其家事踰淮入浙縱觀五湖之勝至於吳興而止會天下亂欲歸不能僑居其郡之漣水上漣上之人慕與之游爭館之久之死于客同郡羅孔碩李訥葬之道場山之阿而尋陽張羽為撰其行實揭諸墓珵固弗知也初學顏先生去其家時珵

年方七歲其後年日益以長念其父遠去鄉里既莫省所向且存歿不可知又亂未息顧瞻四方惟日夜號慕王師既平浙有至自淮陰者得其父客死吳興之槩以告珵珵泣曰是矣吾父死矣即日匍匐東下然未悉也斬遇浙人悉之至曲阿之逆旅客有操浙音者銜哀問之則漣上所嘗館穀其父之家之子姓也具告其父存歿斂殯顛末并以所向之道告之曰爾第往張羽先生李訥先生固在也往主之無弗得者珵既至見張羽李

訥領至道場山指隆然起宿草中如所謂馬鬣封者謂珵曰此爾父體魄所藏也珵慟哭哀動路人既拜奠已將啟窆發柩以行顧單身隻力且資用乏絶未克即舉告于墓曰兒不孝歸措資用卒乃琮刻以百日返葬兒罪大逆重弗敢追也遂還其還也取道錢唐予見之珵以情事白其形羸然有可憐之色予解之曰子勿悲也子患不見爾父之體魄所在誠得見爾父之體魄所在資用不足慮也獨不聞范丞相藾長公之為義乎石曼卿

三喪弗舉范丞相以麥五百斛與之無吝色李方叔四喪弗舉蘇長公以故人所贈絹十疋絲百兩與之又以其薄且為告之同志助之二人者卒克襄事秉彝好德人皆有之泝浙湍過彭蠡至于大江之西經涉二千餘里所見之人計不一二兩足夫豈無范蘇其人乎吾固謂資用不足慮也惟率爾允如期襄事斯無憾矣子尚勉之程守伯程年三十六志行有足稱云

送鄧尊師代祀三陵還朝序

國家治定功成制禮作樂遂咸秩無文今年夏六月丙寅皇帝御奉天殿分遣公侯大臣代祀岳瀆海鎮又以前代帝皇有功德在天下後世者禮宜不絕其祀乃即其陵寢所在如岳瀆海鎮儀以類祀焉而將事之使詒以玄門有道之士充焉浙水東有帝大禹宋孝宗理宗之陵蓋所謂有功有德者乃以屬之上清鄧尊師仲修甫尊師欽承明詔即日戒行七月癸未抵浙水東擇日齋戒恭出祝冊告于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事

至重也凡室之為明宮齋庖者器之為俎豆鉶罍者物之為牲牷醴齊脯醢者其加精潔豐美如式八月庚戌有事于禹陵丙辰有事於孝宗理宗二陵將事之夕雲收雨歛薦祼有容降登有數執事有恪誠意孚暢神靈昭格山谷遺民以為近世所無之曠典相與星棲露宿旁觀盛禮莫不舉手稱頌聖天子之仁德美意而嘉使者之善於將事也厥既竣事將復命于朝徵余序之余惟國家蒇祀而及於前代帝王之無祀者甚盛典也漢唐

及宋固有建廟修陵示褒崇者矣然或歲一享焉三歲一享焉而猶弗徧而近世之有天下者以相勝為賢一值運去物改雖有令主功德被於當時垂於後世然亦同為若敖氏之鬼令也聖明之見度越前代施德於九京之下溥徧無遺載諸祀典歲以為常猗歟盛哉然將事之使不以屬之在朝之臣而以屬之方外之士抑又何也蓋鄧尊師學道於龍虎山中有真純之行先是以高士被召在京師講道德經于上前敷揚玄義稱旨又

歲無雪奉旨祈雪有應光承褒賚夫既有以上結主知玆所以有奉祠之選也歟或曰禮莫大於祀古之知禮者莫過於老子氏孔子葢嘗問焉意者聖天子以老氏之徒為深於禮斯遣之也不然鄧尊師之將事又何其中於禮也如是夫乃叙為鄧尊師代祀還朝序

送朱仲誼就養序

吾友朱仲誼曠達人也自其少時學明經舉進士嘗有志於世用矣然僅小試出坐學官末座而天下有事紛

爭一時未遇之士悉變其所學不鶩孫吴之書則掉儀秦之舌以干時取寵仲誼薄此不為也獨務博覽强記以涵蓄其胸中及天下已定國家大收材畯而用之而仲誼年日以老自度無以盡其力乃以嘗所涵蓄者發為謌詩緣情指事引物連類多或千言少或百字雲行水流金鳴石應有風人之體裁當其秉筆運思牢籠萬彙摩蕩九霄傲睨乎宇宙之内千駟萬鍾不知其為富也崇資厚級不知其為貴也然亦坐是蹈近世所謂詩

窮者人見其酷嗜吟事或勸之曰此致窮具也何自苦如此則應之曰吾適然也毋預公事歳行在午之正月忽告其嘗所往來者曰吾將别子而去吾上世家吴陵吾嘗渡江訪故鄉里族人昆弟故有在者見吾至甚喜咸為我治田疇闢居室請吾歸耕吾游浙久今老矣計亦歸耕為上未數日又謂其嘗所往來者曰吾未暇耕也吾兒以選得備任使幸有禄食昨日之夕有文書至迎吾就養吾亦惟之勉徇吾兒之志而後歸耕亦未晩

也余曰是也以予之才而居田野偃息不過茅屋樹林之下往來不過農夫田父之容至於呻吟佔畢亦不過閭閻之態畎畝之事今而就養享有吉甘好天佳日葛巾竹杖從二三老友翱翔乎康莊之衢仰而觀乎天子宮闕之壯宗廟之尊百官有司之富龍文虎氣五彩騰上結爲卿雲心開目朗永言之發旹足以鳴太平之盛顧不偉歟而況棄晨昏之奉而退處於寬閒寂寞之濵亦非人之情也雖然國家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一刻近

代苟且之習今十有餘年矣比聞徵更前制合祭天地以新一代之典竊意登歌之章亦必新之有薦仲誼於上而任之以製作者則勿以老爲辭

送潘僉憲致仕還鄉序

太原潘公奉先甫之僉按察司事于浙也六年于兹矣一旦以年滿七十上謝事之請公在異時以文學牗導藩王轉丞相掾遂列朝行擻歷華要中拜二千石出典東郡恩威並用吏民畏愛之會元籙告訖大臣柄兵在

外卒用便宜行事輒自官人一時奔競之徒如蟻附羶公不屑也乃自引去退處荒閑寂寞之表若將以老者今上既一海内盡收虜敏而用之有以公名薦於上者召至京師遂有僉司之命公既至浙會國家更化設官分職方務循名責實以圖治效而六廉之地尤上所注意以糾百司者時長貳缺員公日夜惕厲以中正凝志以精明建事權衡物宜布昭公道黼黻治體不矯激以為高不玩愒以為達政無不舉事無不集得風紀之體焉

浙蓋東南都會與公並治者爲方伯爲連帥見公持法
平允有所論斷則咨以爲是焉爲公所按者爲郡縣爲
羣有司見公持法明恕有所建白則倚以爲平焉及朝
廷既允其請則皆有不懌之色一夔忝以教職每月旦
望肅公於授經之堂前導諸生拱受約束有以得公之
爲人則解之曰公以凝重之姿宏遠之量博之以詩書
六藝之學以廣其識以輔其材是宜聲實並茂於維新
之朝獨不觀之天之道乎四時迭運功成者退故曰老

者不以筋力為禮三代之制四十始仕七十而致其事禮也歷代遵之國家定為著令有以哉今公去歸其鄉沐浴聖澤涵濡神化日與親戚故舊從容里閭之間山林之下以昭國家養老之誼顧不美歟然亦何可以私情而妨公義也乃率吾黨作為歌詩送之北門之外而一夔為之序

名人尺牘題辭

尺牘之設古者以通音問之具其制用版三尺緣其膚

而書之以代紙後世以紙易牘而猶云尺牘者仍舊也
山陰韓致用甫宋治平丞相魏國韓公琦之十世孫也
雅善結交當世名人至正間士以文章事業顯者致用
悉從之游人見致用有文獻之懿問學之富辭章之美
亦待之如骨肉不見久之輒枉尺牘問候積之之久至
百數十帖其子師可慮其久而散軼請鋟版以備家乘
既彙稡成編題曰名人尺牘以余亦其父執也請題辭
焉謹告之曰朋友之道無他貴乎敦情誼而已而情誼攸

敎則在於通音問是故古之君子與賢者别去懼其或
我棄也則囑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夫以區區之
音問至比之金玉其貴重可知已玆編之存一時名人
與吾致用交者情誼藹然具在為之子者而可以廢楮
視哉苟以廢楮視之則交游之道泯矣大凡子之事父
固當無所不用其情况於父執之翰墨有高山仰止之
意存乎其間者哉若師可者可謂知所重矣歸拜而父
為我謝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

送章琛序

余被檄編纂郡志以志雖一郡之書其事類頗繁言於
上官得職訓導于屬縣之士以助昌化章琛景文其一也
琛性敏給凡編纂有當鈔錄者當檢覈者當訪問者吾
謹以意授之琛鈔錄不倦檢覈不舛訪問不遺以裨余
之不逮吾甚愛之書成上送于官復貺余長詩一首以
别其詩引物連類幾三百言屬對精切格調森整而其
諰諰然願學之意溢於詞氣之表若欲推余為之師者

自方今儕輩觀之以寡聞謏見自足者比比而是惡有
探者哉吾嘗謂學以為凡天下之事皆有足惟學也不
可以有足何也富人之所欲廩有餘粟篋有餘帛斯足
矣貴人之所欲爵及五等禄及萬鍾斯足矣惟夫性命
道德之藴禮樂刑政之用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迹載
于經論著于百氏紀錄于羣史者其廣若天其浩若海
夫欲博極其旨涯涘曷在也何可有自足之心乎是故
學恒病於自足惟其自足是以不足今吾子蒙縣文學

推擇助教其邑人子弟有師職矣而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其進詎易量哉惜乎吾不足以發之也比修郡志知昌化章氏實宋慶歷丞相郇公之裔舊志南渡以後進士年表昌化章氏科不乏人典郡宰邑珪組相暎有累官至華文閣待制者皆琛之曾高也古人云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此其時矣子尚勉之

序醫

杭人有錢寳翁者其孫名鈞年十五六郡以俊秀選爲

諸生翁甚愛之今年夏六月暑盛鈞偶失飲食節中滿作寒熱日就殆翁嘆曰吾覩此兒之有成也方長而嬰玆疾柰何同郡有楊德中者吾世契也號稱名醫且其人有雅德愈吾兒非楊氏不能為吾盡力亟致德中來德中切脉已曰是醫法所謂傷寒似瘧者公幸毋慮吾謹當如法療之療之浹旬而愈嗟乎凡人之愛其子猶種樹者之愛樹也醫者之能祛疾猶愛樹者之去蠹也愛子者疾之弗祛雖有粱肉之奉不能為其味也愛樹

者蠹之弗去雖有雨露之濡不能為其華也錢翁之所以有德於楊氏之愈其孫之疾也如是歟雖然愛子以覬其成人也愛樹以覬其成材也覬其成人者不徒恃粱肉以廢藥石覬其成材者不徒雨露以廢鋤剔今使錢氏兒曰長且成如樹之緜拔而上至於十尋百尋他日為棟為梁以充國家之用則楊氏之施德不既厚乎錢寶翁走告余曰走之德於楊氏也葢嘗奉金為壽矣三進而三却之吾心終不能已願得先生之文張之余戲

之曰然則文固重於金乎翁曰不然古人謂贈人以金不若贈人以言夫報之以金者金銷則德亦泯讐之以言者言傳則德恒存此其所以不同也願勿讓乃序而畀之

送沈新民還太學序

國子先生沈新民以服闋還太學謁余請贈余辭以積病神思荒落不能以有言而新民請之固乃告之曰士之生世夫欲以有用之身不與草木同腐惟以其學見

諸事功與夫文辭之間而已國家混一之初四方俊彦
登于太學蓋嘗簡其材器畧其年勞待之不次之位以
觀其設施亦既著有聲光矣邇者又患士或狃於事功
而論議之地將有匱材之歎申命國子師取其間學已
優拔擢未及者設專師以教之且久其歲月俟其涵蓄
充溢他日有大論議則以畀焉慮至遠也昔人有謂朝
廷百官皆可雜以他材至於館閣之任非文章不可蓋
亦如此新民敦慎而有志自其入太學克勤勵自將視

一時並進之人躋華躐要漠然不以為意及丁外艱而
歸祭葬外不廢學事家積書成肆日坐肆中務記覽以
資下筆緣事命意吐千數百言浩乎沛然無窘束態觀
其意不汲汲於事功殆將以文章為職業者此其志蓋
已有合於今日作新之意雖然文章非末技也叙述功
德鏤之金石垂之簡冊立乎百世之下聳世德於百世
之上揄揚諷詠係之詩書而無媿斯之謂文章其用大
矣而言事功者或少焉而吾以謂唐之韓愈宋之歐陽

修其文章盛矣後世著作之家雖有高世之才邁往之識猶至圓不能違規至方不能違矩及考其立朝行事直言讜議嘉謀偉畧赫然在人耳目何嘗後於事功此又志於文章者之所當知也余也材既不足以建立於世至於觚翰之事固已分之所當務亦嘗苦心勞思斲追作者之後塵之何昏昧黯淺終亦莫能有所成就今老矣又加之病胡能為役哉見如新民者誠有艷焉於其行故以區區之見塞其請

葛孝子詩序

清苑葛仲譙先生事母至孝元末之亂兵蹂燕趙而先生之母已歿先生携家居明府山中一日出山取供具忽暴風當道起奮怒擊行者飄去先生曰不祥必暴兵至神告我也亟還徙其家匿他處已而暴兵突至自風所發處他不避者悉被刼戮而先生家無恙翌日有憑於山媼者呼先生來前告之曰昨日驅風以報汝者我也以汝至孝故陰祐之爾於是燕趙之人咸謂先生

之行通于神明而稱道先生者喧傳于道路部使者廉得其實將上于朝如令旌表先生聞之曰孝實子職非分外事何敢貪天之寵走謝不敢當部使者嘉其自抑則又為本其孝事著為傳一時大夫君子且相率為詩歌以美之其冢嗣今監察御史師曾既裒詩成什授予序之嗟乎孝弟之道通于神明也如是哉葢先生之孝非世俗之所謂孝傳稱先生之母素患痿痺手足莫能自遂凡起居食息之節先生躬左右之日以為常不衰

母或有愠色先生輒不自安依依然迎母意所向務愉悅之乃已母性嚴一日先生自外歸有酣色母稍戒之惶恐謝過遂絶酒不飲嘗奉母之官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如在家庭然或出遇果蔬異味母未食必奉以遺母然後敢食後母以壽終慟哭絶而復甦勺飲不入口者三日葬之日哀動路人至禫亦不御酒肉凡若此類夫豈世俗之所謂孝是宜神明有以陰隲之也白華之詩雖亡其辭序者以為美孝子而作諸公發德之什大篇

短章金鳴石應其美孝子也感矣播之四方匪徒曰詠歌之而已可以移風俗美教化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序而傳之不亦宜乎先生名守德仲謙字也世為清苑縣人有文學用薦為其縣之教諭移調中山保定兩郡教授云

贈蔣正齋序

人有言居必擇醫誠至言也吾素病疝至杭無幾何時問醫於所常往來者咸曰老於醫者莫若蔣正齋甫已

而疝作召正齋甫療之而愈其後又作又召療之又愈
吾恃其人而疝不能為吾患去年秋九月坐論堂上風
雨竟日文籍在前注視見意趣然不虞沴氣之我襲也
翌日肩背拘攣大作疾痛勢若鐵壁堅不可撼呻吟叫
號旁人為吾股栗移時乃稍自遂如是者連晝夜不止
聞召他醫視之曰是為風淫宜服涼劑比服涼劑疾痛
愈益加迺召正齋甫正齋甫至切吾脉曰吾切子脉有
素今證得於飲食失時勞勩踰度榮衛不足所致宜服

溫劑予知之乎榮衛不足則受病也淺受病也深則疾痛也暴劑嘗非良亦不足以袪之正齋甫為人至誠懇惻視人之疾猶己之疾日來視吾病劑或非良輒走市肆不惜重價購之嘶以愈吾疾療之旬浹而疾痛不作今人為醫即病家召戒童御負囊箱以出既造病家驟引病者手左右按之曰某經受病宜某劑某經受病宜某劑以余觀之是直以意度之而已非真知其所以然而補瀉之也至於藥品則又有難言者蓋藥品或出自殊

方異壤遠不易致間有致者銖兩直百金僥倖奏功即以近似者代之欲求十全之效其可得乎嘗試論之醫猶將也醫而辨脉而知人之虛實猶將之待敵而知敵之堅瑕也知人之虛實而必以良劑祛病猶將知敵之堅瑕而以精卒破敵也是故為醫而不知人之虛實不善於醫者也為將而不知敵之堅瑕不善於將者也知人之虛實而劑不以良與知敵之堅瑕而卒不以精猶操割而器不利也孔子所慎惟戰與疾厥有旨哉雖然

因脉而知病因病而用藥其說具於黄帝岐伯之書與夫張長沙劉河間張易水李東垣之論著備矣大要辨脉用藥二端而已而不知辨脉用藥為不易也吾以瀕危之病賴正齋甫療之旬浹而愈非其所察者精所用者良其能致然乎吾具述之匪徒曰報德而已且以使凡慎疾者當知擇醫之有素云

送王生甫序

天之生材其聰明出于衆人之表者世固不乏也及觀

其成或至泯滅無聞而止此其故何哉葢材成於學學不至則材不成以余觀之學之至與否固存乎人而其為學之病大畧有三焉其一曰習俗奢靡而蕩心生有蕩心者不足以言學其二曰志氣剛戾而狹心生有狹心者不足以言學其三曰謏聞鮮見充然自以為有餘此之謂矜心有矜心者不足以言學三者而有一焉皆足以累學況兼有之乎人材之難成職此由也余職教杭郡擇子弟之俊秀者補為諸生得王甫益端焉生

從余受業者七年是能自勵而成其材者也生治經藝辭章曰有程法其居當闤闠之衝聲音采色之靡曼華麗者觸耳目而是他稱良子弟者猶不免隨羣而出逐隊而趨以事佚游而生固未嘗一日離庠序而為此蕩心習也為人姿篤厚處師友間情誼懇款余嘗病勢危甚生日來問候視余差則喜不差則頻蹙不自安推此而往則生之待他朋友可知已視彼之悻悻然若有所挾者何可同日語生之治經也有疑必問之審而止其

讀史也有窒必辨之暢而止至其作爲文字也既成濡筆請改竄余視之其構思也遠其遣辭也逹其布置也有序不至苟足篇段而止同學之友皆推之余亦謂生有作者風葢頴出者數奬進之而生曾無矜色方歉然自以爲不足夫豈好誕者哉嗟乎木之生于窮林也絜之百圍而不足於廟廊之具者瘿累之也玉之生於深山也孚尹旁逹而不足於宗廟之器者璺累之也生爲學而能屏去爲學之病而材不底於成者吾未之信也

國朝著令州縣廩食生肄業三年之上者貢于太學薦加教養老其材而用之甚盛典也雖然人材之弗成以有如前之所云累之也苟無如前所云雖在遐陬僻壤猶將有成況鼓篋于天子之學育材之海乎他日立朝敷張神藻潤飾鴻業揚聲光于當世者在生輩矣吾雖老尚及見之生行有日其同學友孫生善請曰甫之行顧有贈乃本其所以自勵者而為之序

時雨詩序

洪武十年夏六月浙河西東自庚戌至於乙亥凡二十有六日田疇俱壟畝有悴色民方以為憂翌日丙午日加酉少女微風羣鳥翔鳴或以為雨證已而玄雲四布雷電交作大雨如澍夜至二鼓少止及四鼓又雨盡一日乃止於是滕者以疏壟者以胎悴者以榮維時稱秋涼野空逈澄霄朗徹物意舒暢百官有司庶民父老交相為賀以為有年時監察御史王君行部至浙覩茲大霈顧謂章逢之士曰此時雨也盍有以歌詠之一夔聞之

有道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年穀順成物無疵癘民不夭札而太平之象見焉乃者浙下大水民以阻饑告
上貽九重之憂至形清問聖人之德與天地通感召之機在乎轉移之頃是以今年六月雨不違時而有有年之望也語有之不先不後之謂時使是雨也先時而至當其秀乎後時而至其能實乎弗秀焉實此六月雨所以見書於春秋也耳目之司以觀風爲職斯民也遭逢
上瑞驩欣悦懌而不知誰之爲之者此良御史所以屬

吾黨之士歌詠之庶幾乎康衢擊壤之謠也嗟乎涵泳
神化沐浴膏澤顧惟鯫生何足以形容之雖然不敢辭
也乃書為時雨詩序

徐恭字序

徐生恭自成童時入學校為諸生今年秋當貢于胄監
請曰古者冠而字恭雖未能据禮以冠而年則及矣今
去此而處于衿佩之林辱與恭友者必不肯以名呼恭
事先生于茲有年矣願字之俾得便於稱謂且因以自

曷余告之曰恭主容敬存乎内恭見乎外字生曰士容為宜夫人學修於己行孚於人衣冠文物在士君子之列固非山氓野竪塗商市賈之並也動作容貌人皆于我乎視瞻是以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故君子慎容焉記禮者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静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以謂見於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者如此為容而不悖乎禮行之於家則父子親兄弟睦行之於鄉則長幼順朋友洽行之於朝廷則

君臣正上下和甚矣士之容不可不慎也其人仁也其容寛裕而溫厚其人義也其容嚴毅而方正其人孝也其容慈慎而惻怛君子於容而觀德焉春秋之時成子受脤不敬楚令尹無威儀然不免君子之譏無德故也生因事思義其務知所慎乎吾見生氣和色莊無浮躁習而有老成之風自其來學習經藝辭章不務躐等而務實詁行文析理皆不苟月旦暮朔望會講與凡賓友之至俾生相禮周旋中矩度吾甚愛之今也登于胄監

養成德器他日纓弁執玉接武夔龍之後使人望而敬之頋不偉歟如生者出可以羽儀於天朝矣尚勉之哉

送張員外還永嘉序

君子之出處安乎天而已天者理勢之自然也以人事驗之如寒至而裘暑至而葛饑渴至而食飲是也其或未至而迎之已至而遏之是皆不能安乎天者也永嘉張君時彥篤厚人也常以明經教其邑之子弟去年秋詔求博學之士郡大夫以張君薦趣裝上京師與天下

之以博學貢者旅見于天子之廷親承顧問者數四擢
都官員外郎朝廷用之如恐不盡其材曾僅三月改司
門未幾又改司封光采煥發嶄焉太阿之出匣聞者愕
之謂為奇遇今年夏五月上念羣臣勤勞王事將思所
以休息之俾各自陳其志張君謹上奏曰臣無他故顧
獨有老母年八十又三無他子侍養烏鳥私情誠有不能
自已者敢昧死以聞上若曰惡有使人毋老而不得養
者乎其即歸養翌日具冠裳詣闕扣首謝遂買舟東下

方張君教其邑子弟時泊然自守曷嘗有希慕寵榮之心一旦起自布衣遂蒙不次之擢日見嚮用半歲三遷無非青雲之境固將鞠躬盡瘁為國宣力以樹勲名何敢有退休之念乃今以親老得賜告而歸如張君者其進其退何嘗容心于其間哉亦安乎天而已夫天固未易知也所可得而知者盈虛消長之相乘不期然而然蓋亦若是焉也涉歴患難之日久當夫事機之來冥然不可臆料徐而驗之然皆不能違乎天天之於人何嘗

數數然加之意而人之所值自不能違之爾張君道過錢塘為余陳其所過且請贈甚懇余雖數奇不能如張君之際會觀其出處是殆所謂安乎天者因并以余之素所信者告之

送周照磨改調序

南昌周君叔勉之為浙江布政司照磨也僅四閱月廷議以諸司庶府員多者省之而叔勉所居官在省員之列當改授于朝僚友曲江唐君某廬陵蕭君某惜其去

咸為歌詩以紓其欲留不可之情而屬一夔以序初叔勉隱居南昌郡城之東其地清曠西山秀色可攬而有何湖數百頃水波演漾煙霏晝騰白雨垒集叔勉世居其上藝有園田居有室廬凡給公上奉祭祀待賔客之需舉無不足族聚亦甚盛歲時宴饗長幼畢集親睦之情藹如叔勉蚤失所怙大父實教育之築堂以奉甘旨曰親親堂陰有竹數百箇掩暎雲日雨至時其聲琤琤然若鳴竽瑟作亭竹間以挹其趣曰雨竹方是時叔勉

悠然自得殆若無志於當世者今年春二月上遣使者奉勑符四出設科目以求天下未用之士布列中外用圖維新之治有司以叔勉聰明正直應詔既見上尋授前官叔勉器識闓朗其居官也悉心贊畫以承方面重臣宣布之意事無不舉譬之明珠深藏弗耀之日久一旦出淵其光有煒以故上官甚禮之而其僚友所以惜其去之深也雖然惜其去者私情也詩不云乎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曷嘗局於一職久於一方哉叔勉行

矣穹資峻級可立而致無俟蓍龜而區區之見則欲叔勉施之他官者視今茲施之贊畫者益加之意無適而非青雲之地矣走雖耄猶幸見之

題跋

題傅大士三教像

錢塘性天義師慈慧有戒行能以聲音為法事雅好收佛祖像一日持一軸示予請題其像圓冠方屨而被袈裟曰此傅大士像也按大士諱翕字玄風義烏人少業

漁有妻子嘗遇梵僧以宿緣曉之竟與其妻子去之雙檮樹間修苦行明佛理其後業成去謁梁武帝能以神通動之遂延大士講經秘殿甚見尊禮至陳大建初化去此其始末也今所畫像具世俗所謂三教衣冠有合三為一之意竊謂大士生齊梁間其時佛法方盛勿論老氏雖吾孔子之道亦未有以勝之大士固不必預慮他氏見詆而示人以同也而畫者為是何哉葢佛之說有謂未來世當有具如是衣冠而示人以同者故畫者

逆而為之以沮世之詆毀其端者此其或然歟然非予之所敢知也因師之請疏其畧而歸之

跋虞文靖公張外史墨蹟

右虞文靖公禪偈四首句曲外史張公近體一首今靈隱瀞禪師之所藏也虞公字畫雖以目青故行勢欹傾而其姿態溫潤自足以見其館閣氣象外史固不以字名而其筆意清圓隱然有山林風格初禪師往謁虞公于臨川山中以四偈投贈而公答之如前歸而訪外史

於錢塘南山并以所得四偈見時外史方賦詩送危檢討
遂附此詩于虞公紙尾以歸禪師虞公晚年雅嗜禪理
其言語意識超入無塵有非凡近所能窺測於答禪師
四偈可見外史素尚玄學其於禪理若非所知故其疏
于所附詩後自謂吾不解作禪語抑豈佛老異趣耶不
然何以有是語也覽者當自得之

跋趙鄧虞黄帖後

右趙文敏公借佛書小帖一虞文靖公與方外交帖二

黄文獻公與同年友帖一其用硬黄紙臨逸少八日帖則鄧文肅公之筆紙尾疏云此余十八年前所臨後有莊節韓先生跋語四公文章名位前後相望莊節之潛德亦何可及而其翰墨此卷具有之一夔晚出乃得悉覩豈不快哉

題雪庵臨蘭亭帖

雪庵昔在至元大德間以楷書大字名世所書碑版至徑尋尺今猶有存者而未嘗見其小字錢塘錫上人示

余以所臨禊帖其後有宋年大理巘元趙承旨孟頫跋語雪庵自疏云予書此帖時年七十有二頗自詑其嫵媚氣大理公有文學重望承旨公與雪庵同朝書法妙絕名不在雪庵下咸相推重予不解書竊謂雪庵字畫譬如相馬不當貴肉而貴骨也知書者以為何如

跋虞訢張三公墨蹟

此卷詩凡九首葢越僧天然上座之法屬古鏡上人之所藏也初上座游江西謁故内翰虞公于臨川山中得

絶句三首其第三首則并柬前龍翔住持訢公上座持見請和又得三首及過錢塘以見句曲外史張公復請和焉又得三首故總九首云大歴至順間虞公以文章擅名天下當是時釋有訢公老有張公亦各以文章鳴若將以競爽焉者虞公雅相推重與結方外之好篇章往來無虚月三公既相繼化去片言隻字之存於今者得而觀之猶足以見其風流文雅矧茲一紙而三公之筆墨具存乎運去物改山川寥闃人物渺然把玩之餘

不能不為之興闕

始豐稿卷八

始豐稿卷九

明 徐一夔 撰

題跋

跋葛翁移家圖

右葛翁移家圖按洪登以儒學知名且好神仙導養之術其從祖玄在吳時學道得仙號葛仙公玄以丹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遂盡得其法晉咸和初為諮議叅

軍干寶薦其才堪國史洪辭不就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遂將子姪俱行故人鄧嶽為廣州刺史止之後竟去羅浮山煉丹久之死于其處年八十一死時顏色如生舉尸甚輕人以為尸解云此移家圖蓋畫者貌其入廣時行李也初洪以世儒知學周公孔子之道而不知有神仙之說乃著書言黄白之事示人以長生不死之訣有内外篇號抱朴子藏之名山以待識者余竊以謂洪以儒學知名蓋嘗學乎周公孔子之道矣周公孔

子之道皆常道耳不為怪也至於死生之道猶晝夜然無長生不死理也設使果有長生不死之說則周公孔子為之矣周公孔子不為而洪乃謂世儒知學周公孔子之道而不知有神仙之説何其謬哉且洪死時年八十有一此固世壽之常無足怪者史家傅會以為尸解夫人之所以樂生而惡死者無他以有父子之親也夫婦之好也朋友之交也養吾生而飲食也衣服也宮室也吾得而裕焉見諸事而仕宦也婚姻也祭祀也吾得而達焉

今曰尸解既已委其形於槁壤矣而曰吾之氣與天地而長存無是理也人之有生形與氣之會耳未有形亡而氣獨存者也借曰有之必不能知吾之所云不能知吾之所云亦何為哉其後如唐之李遜歸登孟簡盧坦李道古李虛中之徒皆惑於其說以服食為闕其害至死不悟可嘆也哉同郡胡尚德甫得此圖藏之甚秘亡友闕

敘考工記為敘述所畫人物纖悉備具而洪之溺於丹術且貽患後世則未有破其謬者尚

德嘗為道家者流若豐洪之為而不能得其訣者吾因本洪事闢之以歸胡云

跋釋交書後

亡友朱長史嘗德其友周宗性為經紀其毋葬事著釋交書一通以貽之其書歷數心交市交勢交之等而謂凡交之道以禮與情而已吾謂非特禮與情也有義存焉蓋禮言文情言好而義言實也如柳子厚以柳易播非激於義安肯毅然不顧利害而為衆人之所不為哉

故曰有義存焉吾嘗追想其事輒加感泣而願為之執鞭今宗性之用心上視柳州之事差若易為然自今觀之葢亦絶無而僅有此釋交之書所由以作也嗚呼讀其書者視朋友死喪而不知相恤其亦有愧也夫

跋虞道園論存省書後

道園先生嘗為其門人趙氏論說存養省察之要為書一通其遺墨留落故都今漕使安豐呂公時為北平僉憲得之曰先生不獨為趙氏說也學者苟會于心皆當

有益乃命楷書者録爲副本以自省而以真蹟入於北平憲司嗟乎漕使真善學者哉昔者程伯子之教學者曰學者於聖門弟子問處便作今日已問於聖人荅處便作今日耳聞乃爲有益漕使於先生之告趙氏如告已然真善學者哉漕使名本字繼道安豐人

跋吕氏孝感詩卷

右孝感詩總若干首大夫君子爲故安豐處士信翁吕先生作也初先生以不逮事其親哀慕不已於其親嘗

所寓處日設飲食供具事之如生一日晨起汲井泉滌凡所設祭器方懸綆下汲器有黄色魚作隊入汲器中亟掣以上乃金魚三尾先生異之用别金盛之置於几筵之上於是親戚隣里聚觀之皆曰天且氷鱗介潛伏胡有此耶必吕氏至孝所感先生曰某何修而敢當此靈貺乃復納之井中余謂魚雖微物然亦有知如晉王祥毋當冬月思食生魚祥卧氷求魚忽雙鯉為祥躍出之是已以此論之足以明其有知先生因汲得魚實以

事死如生故也其為至孝所感也奚慼不然易何以曰信及豚魚然以祥事孜之祥以至行身至三公先生不食其德垂休委祉于其冢嗣遭遇聖明敭歷顯要為時名卿嗚呼天之陰隲孝子之後也固如是夫

跋南海行卷後

松江錢公瑄氏以洪武初元舉族謫瓊管閲歲請于有司北還松江省墓此卷蓋中朝大夫士後先被謫在瓊管者送公瑄省墓之文與詩也文二首其一前浙省理

閩孫君孟賔所作詩若干首其一前浙憲僉事潘公奉先所作孫君與潘公同仕浙孫君先謫瓊管及潘公被譴挈行至嶺外道遇公瑄知孫君無恙公瑄請贈喜而為賦也公瑄還至錢塘知二人者皆辱與余交故持此卷見示余讀之盡卷嘆曰瓊管在炎天瘴海萬里外風氣麄厲至漢始開其域由唐迄宋因為放逐之所近世以來雖稍被聲教而黎人習俗未盡變也今國家視遠猶近既選有學之士以治其人而大夫士之落南者又接

踵而至聲明文物漸同中國觀於此卷可見已語有之
逃空谷者聞足音跫然而喜公瑄雖不幸在謫籍然與
諸公不約而集顧得相與於觚翰之間至其睽違也契
合之情屬望之意見於言辭者聯篇而累牘雖中國人
文之盛亦不過是不其幸歟公瑄世儒家盛年有才學
孫君簪纓之彦潘公文獻之老餘人固未嘗一見然觀
其製作皆特達之士朝廷方急於取才顧豈以一失而
棄諸公於萬里外哉他日起自謫籍同陞於朝公瑄出

此為券將必相視一咲而嘆離合之不偶然也

書深溪王氏家則後

浦陽深溪之上有尚義之家姓王氏同居者五世合食至二千指王氏之長有名子覺字復之者著為家則一卷以示後𦙍使世守之其友劉君養浩既為之序矣劉君復貽書錢唐俾余書其卷末余閲之盡卷歎曰復之甫所以遺其後𦙍者何其至也大抵人情至難制也雖父子兄弟不能必其無異見是故勃谿誶語之習不獨

秦人為然欲整齊之如天子之命吏約之以法亦奚不可而君子之見則以此可施之齊民而父之詔子兄之教弟則非所宜然也蓋父子兄弟恩義繫焉太嚴則傷恩恩虧則義阤善為防範者因其彜性之懿而牖導之達諸事為大之為經小之為紀井然有條秩然有序如王氏之家則立為一家之政長幼卑尊耳有常聞目有常見動作食息從容乎矩矱之内悖戾之氣消雍睦之風行而恩義立矣如是而同居雖百世未艾也豈直五

世而已哉記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家則之說其王氏齊家之坊也歟余觀聚族而居至於累世者若昔之九江陳氏臨川陸氏與今之浦江鄭氏皆有家法著而為書而鄭氏之家規則加詳焉王氏踵美鄭氏者也其書為類凡若干為目凡若干大畧皆本之鄭氏云

書浹江樂君墓銘後

右浹江樂君墓銘一通金華黄文獻公所譔也後有臨

川危內翰跋語蓋樂君之孫良請銘于公時未知其先世所歷官簿值方氏築城發其阿育王山下先塋獲所埋壙誌始知其先世嘗仕吳越錢氏累官至銀青光祿檢校御史大夫故請危公補書以足前銘之未備蓋孝子慈孫昭先德垂後㣲義當如此余先世亦仕吳越譜牒所載有累官至檢校尚書贈司空者每疑錢氏據有兩浙時然皆臣事中國其官屬例出表授固唐臣也如吾先世所得官封已非唐舊莫可得而曉欲求吳

越備史考之世亦無有獨五代史吴越世家言其自唐莊宗賜玉冊之後其官屬皆稱臣則其官制不承唐舊可知已今又見樂氏之上世所得官封如此以此觀之錢氏之臣皆不稟命于唐無可疑者矣良字仲本博學有文章為時所推重今被徵入朝以茲卷請識余既得博所未見以祛平昔之疑因併著之

跋海寧楊氏族譜序後

右海寧楊氏族譜序一通前進士榮君子仁為其從游

生琦著也榮君叙述有法大意以姓氏之學不講則譜
牒不明而世次紊琦知出此是能崇本者故榮君為之
叙述以奬進之余聞宋南渡後刑部侍郎楊由義實居
海寧有文學氣節嘗使金抗義不屈文公先生稱其忠
義大節夷夏稱歎其子九鼎帥蜀亦死金人之難吾意
琦為刑部之後今攷其所自出乃出北漢將楊無敵號令
公者非刑部後也海寧楊氏如令公之後乃有如琦者請
于名人叙入以發其先德而刑部之後乃泯焉無聞何

也忠義之家必有守其宗緒而弗墜者尚當訪之

周府君墓銘補遺

新城周昉既得宋内翰銘其先府君節孝先生之墓又謂一夔曰昔汴人從宋南遷時其居杭者殆不一姓獨昉之上世卜居新城仕雖不甚顯而以禮義為家法高祖府君嘗曰人道莫大于崇本歲時祭祀人或畧之非崇本之道也别置祭田二十畝以遺子孫儲其所入以備時享中更多故田入於他姓我先人既理家政嘆曰

他業或可廢也至於祭田斷不可廢廢之非獨遺先志虧人道矣乃備已帑復其田於是吾族時享之盛如初而銘偶翯之嗚呼古者士大夫之家必有圭田以供祭祀士無田則不祭非不祭也士位卑授田有弗逮不能備物以獻耳後世有能出私田為祭祀之資蓋亦禮以義起之意周氏之上世既克行之而節孝府君又復之於既失之餘使時享之禮不墜厚之道也府君以至孝稱元季之亂不屑茍祿以汚其身行應私謚至於復祭

田之事尤足為薄俗勸昉端慤有至行惴惴焉惟恐沒其父之善銘既不及故敢不讓而為補書之

文

勸農文 歲戊午代杭州府官作

古者長民之職凡以農事而已其故何也盖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非他事比也故天子有親耕之典而近代守令至以農事繫銜我國家之典尤重兹事自京師以達於郡縣申嚴祀事曰社稷曰山川曰風雲雷雨有

祈焉有報焉所以致如斯其誠者無非為農事尒杭領縣九提封千數百里地勢所及東南控引江海西北接連山谷民生其間雨暘稍愆輒以旱澇來告蓋嘗登進父老於庭而問其所以近江海則其勢平下憂恒在澇地入山谷則其勢高亢憂恒在旱此其大較也夫旱澇者天時也而所以備旱澇者人事也人事之不盡而委之於天未見其可也方春東作始興為爾農者耕墾之有日程播種之有時候爾農必為之力而慮之審矣而

所以為旱澇計者吾則為爾言之地而平下也則宜高其圩岸以防澇高亢也則宜廣其陂池以防旱是故言水利者在於謹蓄泄其法如是而已為農而能用力於此將見歲入且倍雖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患矣吾忝佐郡值太守去官恒慮催科頻繁而撫綏不至賴方面重臣為之綱維二三僚友為之匡贊庶幾振其不逮歲二月之吉勉循故常躬秉耒耜以率爾農爾尚告其隣里鄉黨聖天子在上和氣致祥必有豐年而有備無患乃

先哲之明戒矧爾農乎爾其勉之其或不順于父不敬于兄不睦于婣黨以賭博為賢以爭鬬為强以訟訐為能而不務農事律有常條

祝文

昌文侯祝文

惟神以武畧為宋岳武穆王飛前驅著有勛績附見宋史岳飛傳中及王不幸被誣神用不顯其後王誣既雪神蒙錫謚牒令廟食京學以相文化寺中舊有故牒近以

典守者不謹失去而肖像猶存一夔至學之初咨詢故實敬仰神庥式陳明薦敢告

祭文

祭朱長史文

維洪武九年歳次丙辰夏四月甲申朔越十有三日丙申友生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晉相府長史朱君之靈曰惟君之材疏通俊邁可備顧問可裨經濟惟君之學該洽辯博上探洙泗

下泝瀍洛惟君之文精確深淳遠窺姚姒近追漢秦脩辭求道我蚤有志倀倀靡適誰其我甚求友四方君不我棄以學則講必析其微以文則評必抉其疵以志則礪必崇其畀我則不逮君實振之君有史才克兼三長有事編摩非君孰當六年之秋詔修國史起君于家俾預斯事取道而西過我論堂死生契闊話言不忘余雖不才尋亦被召君前我後相顧一笑沉沉華館在殿之西執筆相從揚㩁事辭朝言譆譆夕言詒詒偕入而出

涉歷三時自我索居垂二十載于茲合并豈不慰意我還職教君登詞林中外相望實獲我心今年正月有書見貽云入晉邸為王之毗寵榮有加聲聞日至顧余濩落莫之敢企胡為一疾遽至不支始吾不聞既驚且疑終吾有聞涕泗交頤江湖寥落故舊無幾嗚呼吾友又至於此含哀莫宣聊以辭矣嗚呼哀哉尚享

祭陳叅政文 代安布政使作

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十有二月乙巳朔越十有三日戊

午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安某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河南行省參知政事陳公之靈曰迺者朝廷選
外執政公受工知往領汴省我則無能謟與公並公負
其材自持甚力有不公如弗儆以色不鄙謂我見謂亮
直有論有建公倡于前我贊我襄用底罔愆經時五載
曾無間言譬之作樂金石相宣茍或懘滯則音不完公
性介潔物莫能累每退自公寂無媵侍維我與公弗間
此彼公心弗懌酒杯相慰公體弗寧食衣是視職則同

列義則同氣興念疇昔我心實悲滄江歲晏有來靈輀
情兮繾綣矢之以辭有肉在俎有酒在卮冥靈如在庶
其鑒之嗚呼哀哉尚享

祭陳叅政文

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十有二月乙巳朔越十有三日丁
巳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訓導常貞王裕謹以清酌果
脯之奠致祭于故河南行省叅知政事元禮先生陳公
之靈曰惟公朋學辯博器局趨邁自視甚高不溷當世

其視義也若泰山之重其視財也若一羽之輕故公之居官也氷蘗之操可以厲貪鄙其交友也金石之誼可以託死生嗚呼材非不高也時非不遇也位非不顯也而柰何乎天者之難憑滄江歲暮凍雲含雪靈輀在玆曷勝嗚咽追想交游一奠爲訣嗚呼哀哉尚享

祭常山長文

維洪武十二年歲次乙未閏五月丙申朔越二十有九日甲寅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訓導何敬高讓以清酌時

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公書院山長先生常君之靈曰惟
君賦性介特履行淳固蚤歲南游明經是務春秋大旨
筆削所存熟精胡氏弗媿專門吳山之陰以學以斆惟
利與鈍恬然罔較中遇漕試獲展所長聿振教鐸宣公
之鄉俄值更化奔播以旅言返舊游莫或寧處有詔興
學辟士于庠僉謂經術非君孰當童冠侁侁眷言受教
經時八年克著成效蒼顔白髮居然老成出入學校後
輩典刑偶值數奇遽嬰時沴六月徂暑奄然而逝嗚呼

常君模範是資豈謂一疾遂至于斯名止一薦年止七
衰室家遲暮箕裘零落嗟我與君相識廿年逈于茲學
復相周旋一日不見竟成永訣追念疇昔中心如怛爰
率諸生治窆與棺既曰無歸在義則然北山之麓其原
深厚庶幾魂魄永安于久嗚呼哀哉尚享

傳

鄒母傳

凡女婦修其職者非難惟動必以禮之為難禮婦人無

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春秋之季公甫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見之闔門而與之言仲尼聞之以為别於男女之禮是時孔子在魯而獨有取於公甫文伯之母則魯人之不能守此禮者亦已多矣不意百世之下乃有如鄒雁之母者焉雁之母李氏登州黄縣人性貞慧而知禮自其在父母家以至于嫁凡所謂女婦之職如治女紅主饋食與事其舅姑與夫勤儉恭順悉可為姊妹娣姒矜式且動必以禮足迹未嘗

出户限一日夫族有合兩姓之好為酒食以召烟黨者烟黨見鄒母咸愕眙相視莫識為某氏及就序乃始知之其後其夫用門功得六品武官南戍錢唐有湖山之勝方春時邦人士女競事游衍以為樂碓與其昆弟謀曰盍亦奉吾母為樂乎乃治游具請于母曰湖山甚佳幸大人及時一游其母曰爾為我子乃獨不能以禮事我吾聞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事逸樂耶碓等懲懼而退以此言之鄒母可謂以禮自守者矣使生孔

子之時其不與公甫文伯之母並稱哉鄒母又有女嫁為同邑周仲賔妻後仲賔調贛之瑞金簿以非辜就逮仰天歎曰吾夫死必矣吾出門安適遂投舍後池水死談者咸謂得之母訓云因併著之

墓誌銘

平陽王公墓誌銘

平陽王公以洪武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歿于里第其孤鐸時為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又十有五日叅政方坐

布政司涖事忽訃至驚慟欲仆地即還寓館設位奠哭如禮且走丈書告于朝明日匍匐往弔叅政在苫次輟哀謂一夔曰走不幸罹此大故誠蒙予告獲申情事惟是先人之行實所以掲之墓以示久遠者惟子是託予固辭不獲乃叙而銘之公諱思義字恭讓世居平陽府洪洞縣之郭上里曾祖某祖某皆潛德弗耀父叔謙以長子允恭貴贈某大夫某騎尉澤州知州母范氏繼劉氏贈某縣君公天資樸茂不喜表襮性極孝友事澤州

府君以至行聞伯兄允恭仲兄思忠皆有材行公事之尤謹平居未嘗有違言忤色平陽陶唐氏所都也其俗素尚勤儉而公勤儉有加費用日益以饒以世俗分財異居為恥誓弗分異以為家法仲兄有子曰誠於叅政為兄公嘗語之曰爾年稍長其經紀吾家俾鐸力學且曰吾平生未嘗為不善事以累子孫必有光大吾門者吾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餘慶堂以自見誠亦克承公志凡涉經紀之事一不以委其弟而叅政得專意於

學會國家誕興文治參政遂以春秋貢于其鄉旣至養材冑監尋以選侍讀王宮未幾擢監察御史敭歷有聲超授前職階中奉大夫公之餘慶於此而驗公生於大德己酉六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配劉氏子男一鐸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里東岡之原公之行實難一二舉而予之生也與公相去遠未嘗承顏接辭不得詳也參政授余以其大者如此嗟乎為善而有餘慶可以審其德矣雖然為之也冥冥報之也昭昭其德不

亦可述已乎銘曰

冀州之墟古帝所都遺風攸存俗朴以勤爰有善士惟善是履垂休委祉以有今予際遇盛時爰躋膴仕謂非為善而至於此是猶弗種而穫是侯洞嶺之陽有隆其岡爰卜新阡以固其藏有或弗似視此刻章

元故保冲大夫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倪公墓誌

銘

故保冲大夫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倪公既殁之九年其

孤伯溫持其姻友前鄉貢進士卜埜所狀世系行實拜而請銘曰先人有潛德而未有爲不朽之託者不肖孤實疚心焉惟先生哀而賜之銘余辭不獲乃序而銘之

公諱居敬字行簡世爲杭州人其先嘗以醫仕宋而未甚顯父諱垕號信菴爲醫始著信菴府君嘗遇異人授以秘方其法揉劑爲膏用以愈瘍瘍者受其劑即愈杭地大物衆有瘍者輒趨倪氏一時言瘍醫者莫不曰信菴信菴云公之生也承家傳之秘府君既歿事其母徐夫人

至孝夫人嘗戒之曰爾幸承世業惟能益廣其道斯不忝于前人公承命惟謹遂兼精岐黄之書以及諸家方論察脉辯證究極内外之所因以探表本以驗虚實而知疾病之候故其為醫或遇奇證輙取神效於是倪氏之醫擅名大方矣至正中用薦補杭州路醫學正尋為醫學教授善以其術淑人三皇廟壊則捐己資新之陞江浙官醫副提舉階成全郎會外兵攻城附城居民奔竄入避多依釋老宇下草栖露宿上漏下濕以故時疫

大作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捐金市藥命公校視之公以為己任為人切脉授藥無倦色頼以全活者亡筭改官醫提舉階保冲大夫時行省丞相得承制行事雅敬公以公活人功多不宜久處散地遂由官醫提舉特轉五品流官同知江浙財賦府事換奉訓大夫以寵褒之公曰醫吾職也固辭不受而行官醫提舉事如初杭既内附方屏迹家居天兵下吳門士卒有犯霜露而違節宣者時開平忠武王總兵問醫於左右有以公薦者即遣使具舟迎公

至軍前療之無弗愈者其辭還也贈白米二十石錢幣有加公涉歷日久方將優游湖山以佚其老俄得微疾而卒洪武四年十一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二其生之歲則元大德己酉之四月十又一日伯温以是月十又一日奉柩葬于錢塘縣栖霞嶺掃帚塢之原公配宋氏諱德原婦德毋道咸備後四年卒奉以附焉子男二長伯温也娶龔氏次叔正娶沈氏叔正後公六年卒亦附墓次女二長適同郡李思齊次適沈禮孫男三人長

某次某女一尚幼公天性醇篤恂恂然有古君子風宮
自醫學正三轉而至提舉階自成全郎一轉而進保冲
大夫人皆榮之而公處之泊如也當顯榮時勢得致公
醫者非王公大人則高門巨族而閭閻單人寠士雖有
病劇甚莫或易致之而不知公一以濟人利物為心彼
單人寠士一走告之汲汲焉屏去騶從以袖褁藥折入
委巷徑造病家恐後病家見公至惶恐謝曰不意長者
乃肯辱臨吾門公曰非也吾道然爾公嘗築堂署曰尊

德南行臺御史大夫強通聞之曰倪公殆無媿於此者為書三大字畀之故公之歿也街童巷叟亦痛惜之嗚呼倪公之於醫如此而太史公稱倉公之師以富給故不為人醫獨何心哉伯溫姿粹雅有學有守能世其醫今選為杭州惠民藥局提領銘曰

九流之塗各適其正惟醫之設切於民命六氣之淫疇克免之彼以富給而靳於醫如見入井而不引手相其所存嗚呼曷有恂恂倪公為德自秉視人之疾如疚在

躬凡百病家有名即赴不以顯榮而棄單窶惻隱之發如火始然曷肯計較以虧其全是有令子溫其如玉爰食其施以似以續北山之原有封若堂既固且安子孫其永昌

元故將仕郎建寧路録事兼防禦事韓君墓誌銘

歲行在未之十月友人韓君致用有失聲之疾既而稍差告於始豐徐一夔曰吾近者音吐不揚此一經受病

也吾殆不久於世子素知我能及我未死時為我著埋銘亦足尉也余謝之曰禮無是也吾誠後死銘君未晚何用太早計耶後一年為洪武十三年十月甲子而君果卒年五十有九其孤師可以明年某月某日奉柩葬于會稽縣上管鄉昌源先塋之次衰絰踏門請銘曰先人臨終時囑師可曰徐君嘗諾我以銘矣必得徐君銘乃有以慰我於地下先生其勿辭嗚呼詎意吾果銘君於一年之後哉江湖寥落失此良友尚忍不銘之哉乃

序而銘之君諱諤姓韓氏致用字也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尚書令魏國忠獻王琦其十世祖也靖康之亂忠獻之曾孫朝請大夫尚書左司員外郎直秘閣知饒州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膺胄始定居于越則君之七世祖也曾大父將仕郎桂甫大父義行先生亢宋亡始不有祿仕博極羣書研精性理之學與其從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父耘之亦以文學書翰知名母魏氏君之生也有文獻之懿耳濡目染無

非詩書禮樂之訓經史百氏博覽強記為文老蒼不作嫵媚語然亦好古法書名畫彞器之屬以資博雅與人交情誼周至或行檢有不謹者輒謝絶之且急於義見人窮約若自己致必盡力振之嘗過嘉興有故人子貧不能葬其親君惻然傾已橐葬之身饑寒不恤也力學制行聲譽日起時天下承平大夫士之過越者必慕與之交名公鉅人如歐陽文公黄文獻公見其文行器識亦數為延譽而張内翰翥危内翰素待之尤厚有請必

為論著弗斯或久不相見輒枉書問候浙東部使者嘗
薦補太平路儒學正不就後王御史餘慶余御史觀薦
之于朝擢温州路儒學教授乃稍起就職東嘉學者聞
君至爭自鼓舞曰是爲義行先生之孫莊節先生之從
孫必能以經術淑我君旣至首延明經士分經以教而
已坐講堂上辯析經史疑義以牖導之三年皆有成及
考乃欲引去學者爭共挽留之又居二年朝廷乃調建
寧路錄事兼防禦事階將侍郎遂移病不赴俄值更化

菟羅舊所用士而用之君曰吾非膚敏也亦從吾志爾初
忠獻當唱第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後金紫卜宅乃
在越之五雲門君因自號五雲生其卜築鑑湖上亦名
曰五雲書屋君之歸自永嘉也書屋無恙因閉門却掃
不接人事日以著述為職業曰書屋固不負吾也晚無
他好獨好文字手抄奇文成帙時出而誦之或他適必
訪學古之家與之極論論不合輒卷而去錢塘其舊游
也素稱文物都會亦時過淛河訪之運去物改徘徊四

顧度無合者則折而過余曰斯文在乎吾觀乎文理粹
矣而氣加充必傳後行遠吾死必以銘累乎故君之嬰
疾也即欲以銘事屬我今死矣苟弗有請吾猶當銘之
矧其孤請之固哉君平生所著述有五雲書屋藁六卷
重定先世祭式一卷彙粹魏國家集十二卷類編名人
詩文八卷名人尺牘一卷君嘗一娶有奇疾不乳而歿
遂不再娶以從兄謂之子為後即師可也師可亦嗜學
克世其家云銘曰

魏國世澤有長源其流愈遠愈弗堙錄事承之播清芬毅然直往志不羣擯却羣飛肆孤騫曰吾不敢媿吾門好古學慕揚子雲獨行與元德秀倫誰云今人非古人同流合汚世泯棼斯人云亡孰可親有悲弗紓述茲文

元故將仕郎金玉府軍器提舉司同提舉夏君墓誌銘

錢唐夏君以洪武七年甲寅六月十又二日卒其年八月丙申葬于錢唐縣龍井義安鄉積慶山之原明年乙

卯四月十又七日其配錢氏亦卒其年五月庚申朔合葬馬君歿八年其孤仁壽以未能昭揚先德日夜疚心於是以郡人周昉之狀拜而請銘按狀君諱應祥字闕　姓夏氏世為錢唐人曾大父莊妣張氏大父億妣吳氏父良妣曹氏君之上世俱隱德弗耀元置行諸路金玉總管府于杭治百工之事其官屬頗盛君始用薦為其府雜造局大使改金玉局大使稍陞軍器局提舉司同提舉階將仕郎尋移疾去君為人端重而詳慎處鄉黨一以謙抑自持

平居無疾言遽色或倉卒臨事亦由由然自如不少變其常度性不嗜烹宰家故饒財未嘗以口腹之欲傷物命一禽魚之微亦不出獨意烹之或會親友珍羞異饌一取具於市庖人至不煩操刀見人饑寒尤矜恤之所督隸局工類多單人細户或内府需器用急工集局晝夜併作而有寒餓色輒戒僮僕為飲食餉之不吝君平生切於濟人利物方其仕金玉府時以日月積勞得八品官循資而上紆金曳紫不難至而勝國之制士以雜

流進者終不畀以民社君自度不足以達故寧棄去恒自誦曰匹夫而欲濟人利物無他術也惟醫藥可爾君素習岐黃氏書諳和劑法乃聚藥材按古方書製為丸散大開藥室于郡城之壽安坊以待凡病家之需視貧不能自存者則施予之君又以藥材多出殊方異壤其不易致者一藥或價直百金世醫往往以近似者代之坐是多弗效者君恒以為病故君居藥不計價直備陸海之所產惟所用之至於本藥性之溫涼以定君臣佐

使之宜必躬為斟酌等分而成劑其言曰此人命所繫不可忽也故其藥劑號稱精絶服者輒效錢塘地大物衆凡需藥劑者悉趨夏氏之門矣初君置藥室以所居坊名其堂其意以謂吾以醫藥濟人人必壽且安也已而如其言稱說其德者盈耳君竊自喜曰吾志遂矣乃屬其家事于其子時時杖屨逍遥山水間以為適如是者數年而歿其歿也猶戒其子勿輕藥事君生於大德四年壬寅十二月十又五日歿之歲蓋七十有三云其

配少君一歲淑慎有婦徳善事舅姑處妯娌閒有禮意族黨稱之且克以儉素相其夫起家自其夫之歿以哀成疾逾年亦卒子男一即仁壽也女二長適徐錫次在室孫男二長曰時次曰禮嗚呼有濟人利物之心而位不稱其施卒頼醫術以施其不謂之仁人君子也哉仁壽有學有守克繼父志者也銘曰

恂恂夏君篤仁慈靳以惠澤濟癃疲位不滿德嗇其施六氣之淫有癘疵按證授藥以療之俾壽且安各熙熙

豈必有位乃可為施徳不食報不遲積慶之原土廣夷儲祥委祉後肖宜有欲誌之視刻辭

朱處士墓誌銘

古者士修于躬誠推其道詎止于家而已而崇教範俗之具實有在焉成周以德行教民而賔興之漢舉孝弟舉孝廉詔無虛歲宋處士必以科目又詔舉八行士生其時亦可以行其道矣而勝國之制取士必以門地雜流次之科目又次之不幸楚産之士又遭陰廢故夫里

閭之間雖有夷齊之廉曾閔之孝亦僅克施爲一家之政終不使之有位以行其道而士亦以是不能有譽於天下後世不亦可悲也夫余觀海寧曹彦仁所狀朱處士之行誠有如余之所悲者焉處士性介特髫齡時已卓然有識見年十六丁外艱服闋又丁内艱年方弱冠連遭家難克自感厲故其治喪不徒致哀而止葬祭必以禮曰吾不能盡於大事吾弗子矣有異母兄二事之甚恭順曰母異而氣同也同居同爨未嘗有違言宗族

頗盛屬有親疏居有遠近待之煦然有恩意其待外姻亦然至於交友尤敦相恤之義元季之亂四方衣冠之士多避地其里中貧不能存者有之喪不能舉者有之處士頗饒於財語其子曰世事如此吾何可獨厚而不周之乎於是貧不能存者振之喪不能舉者葬之人至稱為長者處士之行如此使當是時選舉之制如周如漢如宋若處士者其所見詎止如是而已然處士亦頗尚隱操以自潔為賢嘗讀易至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處士曰貞不涵俗

故吉因自號曰貞白道人其後專制方面之人收攬材
俊以自雄長屢徵不就卒以貞白終身得年五十有二
至正廿一年某月某日也其歿也前進士嚴君瑄哭之
以詩大抵皆悲其懷德弗售而又不得上壽以歿已而
寓公遊士哀挽相繼亡慮百數十首亦足以見其為人
矣處士諱景仁族出徽國文正公五世祖始遷鹽官即
今之海寧其詳具見所著世譜故秘書卿宣城貢公實
序之大父某父某世有隱德母李氏繼陳氏其配賈氏

恭儉慈順為婦有婦道為母有母德後十二年卒得年六十有五子男四長演次濟次浩次源女二長適賈某次適張某孫男二曰某曰某孫女八曾孫男二曾孫女二其孤以歿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鄉湖塘村先塋之次其配祔焉嗚呼士固不自衒也夫使為善者不得其職而名之不副世必有任其咎者焉銘曰

粤惟先民所尚以德其積在躬而施于國其施伊何穆其休風薰蒸融液化偷為忠後世賤德以爵為貴或豐

于積而嗇于施道徳之意泯然于斯匪屯其躬式屯于時有嘉處士繖國之出少失怙恃為善孔力行則多有一命弗加厚積弗施君子之嗟有墳隆然湖塘之側吉人斯藏過者其式

始豐稿卷九